

北非迁徙

刘红炜 著



我们一起度过130个不寻常岁月的援摩医疗队员们的共同追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非
近
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非迁徙/刘红炜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8-09566-3

I. ①北… II. ①刘…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410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封面装帧 傅惟本

北非迁徙

刘红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218,000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566-3/I·834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遥远的回忆	1
走进摩洛哥	9
第一个中秋节	20
美丽的童声	28
无限感激	35
传承的好朋友	42
洁白与火红的城市	47
布阿法的妇产科医生	57
感受 Ramadan	65
荒芜里见绿色	68
鸽飞狗跳	73
阿依莎	82
亲历宰牲节	91
战胜忧郁	97
摩洛哥的护士	105
直布罗陀海峡畔的遐想	114
神秘的西撒哈拉	126
拉巴特“五四”抒怀	136
情解拉巴特	145
美好的姻缘	154
虞美人与野罌粟	161
小哈曼	169
恶作剧引发的联想	177
瑰宝在北非	183
荣耀	189

遥远的回忆

最近看了一部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电影,叫《鸟的迁徙》,画面精美,制作精良,妙趣横生。

影片生动再现了候鸟顽强求生,随着季节的更替在南北半球间来回迁徙的过程。鸟儿们振翅高飞,穿越千山万水,向着生的所在,历尽艰辛、锲而不舍地前行着。其实,鸟儿无非是为了食物,为了生存,才这么令人感动地在天空中来回穿梭,百折不挠。我由此联想到早先的人类,他们顶着恶浪漂过浩瀚的大洋,挑战生命的极限,也许和这些在恶劣环境中求生的禽类是一样的,是财富和掠夺,是生存的渴望,支配着他们敢于冒天下之大险,做出那些惊天动地的举动来。

进而联想到我们——远在非洲的中国医疗队队员们,他们跨越千山万水,年复一年,像鸟儿一样一批又一批地,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间来回迁徙,是为了什么呢?

于是有队员带着自信和自豪发问道:在人类历史的车轮驶进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社会并追求安宁富裕的今天,当一穷二白的中国人终于在世界东方和平崛起,当上海大街上的宝马、奔驰如过江之鲫川流不息,当一座座高架桥飞跃天堑,当走向世界的企业家、成功人士踏进《财富》杂志每年发布亿万富翁排行榜的时候,可曾有人知道:我们的援摩医疗队员,却默默地远离了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抛却了舒适的生活条件和优越的工作环境,远离温馨的家庭,义无反顾地走进非洲,走向天涯,而且一去就是两年!

无疑,人类在进步,世界正开始走向大同,不同种族间需要和谐需要关怀,于是才会有这种跨越国界跨越种族的行动。正是这样,中国政府不带任何政治和经济条件连续向非洲各国派遣医疗队长达45年之久,并且还在延续着。

2007年我奉命赶赴北非的摩洛哥担任医疗队总队长,心情自然激动。

说起援非,对于50后生人是一份遥远的记忆。忘不了60年代所受的教育:曾记得儿时在学校,几个同学用墨汁把脸涂得墨墨黑,只剩两只白眼珠子眨巴眨

巴的，在舞台上挥动双拳，竭力怒吼：“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反帝怒火在燃烧……”那种欲救非洲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迫切心情和浓烈的国际主义情怀扑面而来。70年代一首流行一时的歌曲曾暗中拨动过我年少的心弦：“医疗队员在坦桑……”

要追溯中国向非洲派遣医疗队的历史，好像应从1963年讲起。其中的细节，似无更多史料可供考证。凡由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于1963年不会陌生，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有两件事是至今难忘的：一是学习雷锋，雷锋微笑的剪影头像和毛主席挥洒自如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举目可见；二是饥饿，当时正处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肚子里油水极度缺乏，农村还有饿死人的。

其实，那只是普通平民百姓的感受。现在回顾历史才明白，当时作为党和国家，还被两件事严重困扰着：一是解放伊始，国家的经济百废待兴；二是新生的共和国正承受着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严密封锁。但不论是国家还是百姓，都感受着两个字：困难——时称“三年困难时期”。

恰恰是在这一年，我国揭开了援外医疗队的历史。

1962年7月，位于非洲北部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终于摆脱外国殖民主义者长达130多年的统治，赢得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和刚刚结束国内革命战争的中国一样，新生的阿尔及利亚政府面对重重困难：到处弹痕累累、满目疮痍，战争创伤急需医治，民族经济亟待发展。特别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医生撤走后，给整个国家留下严重的医疗空白，百姓疾病缠身、求医无门，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

年底，阿尔及利亚政府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全世界发出了紧急呼吁。1963年初，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阴影下走出来的中国政府，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友好情意，在国际上第一个响应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邀请，向这个北非国家派出了第一支医疗队。

当时中国政府也正处在元气未复、困难丛生的境遇之中，然而中国政府还是毅然决定了向新生的阿尔及利亚政府提供支持。周恩来总理向国家卫生部下达了迅速组建援外医疗队的指示。卫生部接到任务后，第一时间调遣各省市卫生医务人员，组建了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从命令下达到医疗队出发仅用了三天时间，充分体现了“大跃进”的速度。队员名单经反复修订，选出了以湖北省为主，由北京、上海、天津、湖南、江苏、辽宁、吉林等地的24名优秀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

1963年4月6日，医疗队出发。那时的交通极不便利，队员们是乘火车出发的。他们从北京离开，经过十几天的奔波，抵达阿尔及利亚西部城市——素有“撒哈拉之门”称号的塞义达市，落脚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开始了艰难

的起步和辛勤的创业,也从此开始了中国医疗界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的伟大历史使命,揭开了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以医疗队为主要形式的卫生合作和援助的序幕。

从1963年起,随着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不断改善,并从国家的外交战略出发,中国援外医疗队的规模不断扩大,曾先后向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等65个国家和地区派出过医疗队。目前,正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医疗队共42个,分布在40多个国家,共1100余人。中国大陆除西藏、新疆、贵州省(自治区)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部门都承担了援外医疗队的任务。他们是:

阿尔及利亚		湖北省	1963.4
莱索托		湖北省	
塞拉利昂		湖南省	1973.3
佛得角		湖南省	1984.7
津巴布韦		湖南省	1985.5
布隆迪		青海省	1986.12
马里		浙江省	1968.2
中非共和国		浙江省	1978.6
纳米比亚		浙江省	
桑给巴尔		江苏省	1964.8

坦桑尼亚



山东省

1968. 3

刚果共和国



天津市

1967. 2

加蓬



天津市

1977. 5

苏丹



陕西省

1971. 4

几内亚



陕西省 / 北京市

1968. 6

布基纳法索



北京市

1976. 6

利比亚



北京市

1983. 12

毛里塔尼亚



陕西省 / 黑龙江省 1968. 4

利比里亚



黑龙江省

1984. 7

赤道几内亚



广东省

1971. 10

冈比亚



广东省

1977. 10

赞比亚



河南省

1978. 1

厄立特里亚



河南省

埃塞俄比亚



河南省

1974. 3

喀麦隆



山西省

1975. 6

吉布提



山西省

1981. 2

多哥



山西省

1974. 11

马达加斯加



甘肃省

1975. 8

摩洛哥



上海市

1975. 9

尼日利亚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76. 1

塞舌尔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85. 5

科摩罗



广西壮族自治区

几内亚比绍



四川省

1976. 7

莫桑比克



四川省

贝宁



宁夏回族自治区

1978. 1

塞内加尔



福建省

1975. 7

博茨瓦纳



福建省

1981. 8

卢旺达



内蒙古自治区

1982. 2

突尼斯		江西省	1973. 6
乍得		江西省	1989. 4
乌干达		云南省	1983. 1
科威特		辽宁省 / 吉林省	1976. 11
索马里		吉林省	1965. 6
南也门		安徽省	1970. 1
北也门		辽宁省	1966. 7
刚果(金)		河北省	1973. 9
尼泊尔		河北省	
圭亚那		江苏省	

以上还不包括短期派遣的援外医疗队组。其间,有些省市有过交叉和轮换,有少数国家因战争或中止与我国的外交关系等原因而暂停派遣。

上海市从 1963 年参与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的派遣,此后,相继承担过向多哥、柬埔寨等国派遣医疗队的任务。然而上海市向非洲派遣医疗队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国家——当属北非的摩洛哥。

上海第一支医疗队进驻摩洛哥,是在 1975 年的 9 月,从该国中部一个小城市塞达特(Settat)开始的。此后,应摩洛哥政府的要求,医疗队逐步扩大,35 年中,由原先的十几名队员,发展成现在的 120 余人,由原先的 1 个城市,发展成现

在的 12 个省市。上海市是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援外医疗队中派出人员最多、医疗点最多的省市。

中国医疗队在摩洛哥进驻、撤退日期

医疗队	进驻日期	撤退日期
塞达特医疗队	1975 年 9 月	
塔扎医疗队	1981 年 3 月	
梅克内斯医疗队	1981 年 3 月	
沙温医疗队	1983 年 4 月	
拉西地亚医疗队	1986 年 10 月	
穆罕默地亚医疗队	1986 年 10 月	
马拉加什梅纳拉医疗队	1994 年 10 月	2000 年 10 月撤销
荷赛马医疗队	2000 年 10 月	
萨菲医疗队	1994 年 10 月	2004 年 10 月迁移塔塔省
阿加迪尔医疗队	1995 年 4 月	
阿齐拉医疗队	1995 年 4 月	
布阿发医疗队	1995 年 6 月	
本格里医疗队	2001 年 10 月	
塔塔医疗队	2004 年 10 月	

我曾一度疑惑：中国为什么要这样不惜人力物力、长时间地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呢？

从人道主义角度，这一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使非洲人民摆脱了缺医少药的困难局面，截至 2008 年 6 月，中国对外派出的医疗队员累计诊治受援国（地区）患者达 2.6 亿人次，挽救了无数患者生命。正因为医疗队员们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和赞扬，增进了我国人民与受援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支持了我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和国内的经济建设。

从外交角度，最难忘的要说是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段历史虽已远去，但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却难以忘怀。

1971 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议题再也无法遏阻地被提到联合国的议事日程上来。而极力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奔走呼号的，则是广大的非洲兄弟。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通过事实认清：中国是他们可以完全信赖的朋友。他们在联合国内逐步形成一股

以非洲国家为主的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强大力量，并同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美国等反华势力展开了较量，双方周旋长达十年之久。

第三世界国家首先在联合国的表决中挫败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提出的“两个中国”的图谋，最后终于在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2758号决议从此诞生。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投票赞成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76个国家名单中，非洲国家占26个，占了三分之一以上。且据目击者描述，表决通过后，非洲国家的代表情不自禁地从代表席上站立起来，高声欢呼胜利。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则离开代表席位，尽情地跳起欢快的非洲舞来，出现了联合国从1945年创立以来少见的欢乐场面。

一名西方记者曾这样感叹道：“非洲等许多国家站在红色中国一边，后者能赢得如此广泛的支持，使我十分震惊！”

毛泽东主席听到这一消息后则说得更加坦率：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所以毋庸再问为什么了，仅就这一点，已经诠释了45年援非医疗队的全部意义和漫长历史。

45年后的今天，我居然也会成为援非队伍中的一员，也将开始我生命中值得回味的两年迁徙。回顾历史，我热血沸腾；肩负使命，我无比自豪！只是，摩洛哥是怎样的一个国度？这支号称援外医疗史上最庞大的队伍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状态？我是否能不负众望担当起总队长的职责？

这一系列问号闪现在我的脑际，莫名的疑惑和忐忑开始充满在我的心头。

走进摩洛哥

说起摩洛哥或许人们并不陌生,电影《北非谍影》和那首《卡萨布兰卡》的歌曲让她闻名遐迩,但真正了解熟悉这个国家的人并不多,她位于非洲的西北端,东邻阿尔及利亚,南邻毛里塔尼亚,西濒大西洋,北面隔直布罗陀海峡,全国面积459 000多平方公里。摩洛哥境内以山地、高原为主,西部沿岸为一系列的平原。首都拉巴特(Rabat)。



摩洛哥地图

我们搭乘卡塔尔航空公司的飞机飞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从上海前往摩洛哥有两条线路。一是经欧洲,从法国巴黎转机,然后直达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二是往西亚飞,经阿联酋的迪拜或卡塔尔的多哈,转机后抵达摩洛哥的最大城市卡萨布兰卡。

按理说我走巴黎线路最便捷,首先医疗队总队部就设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其次在巴黎候机的时间也短。而走卡塔尔的线路,除了要在多哈等候八小时外,中途还得在北非小国利比亚作短暂停留,到卡萨布兰卡后还要赶两小时的路程,一路颠簸不算,前后要耗去整整 24 个小时。

卫生局援外物资供应站的陆小姐给了我两个选择:如果走法国巴黎,我只能携带不超过 30 公斤的行李,超一公斤算一公斤的钱,无任何回旋余地;如果从卡塔尔走,则不限我的行李件数,原因很简单,她在卡塔尔航空公司有熟人,斡旋一番定能畅行无阻。毕竟要在摩洛哥生活两年的时间,各种生活必需品自然是多多益善。为了能够多带一些东西,经反复权衡,我还是决定舍近求远,绕道往卡塔尔走。

我拖着两只大大的沉重的红色旅行箱,在机场告别了前来送行的单位同事和亲人,匆匆踏上了西行的旅程。两年异国他乡的援外生活就将这样展现在我的面前(或者说吸引着我)。

大约在黑夜里飞行了五个多小时,飞机降落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我虽没来过这个城市,却十分熟悉,因为中国足球队辜负国人希望,在多哈屡遭重创,让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这个地方。

我们被关在机场,足足等候了八个小时。我不断在几间免税商铺里来回观赏琳琅满目的商品,又百无聊赖地在候机厅内半坐半倚地打发时间。这才发现民俗民风已开始改变,阿拉伯风情渐渐展现在眼前。候机厅内的旅客装束变了,到处能见包着头巾的阿拉伯女人,她们往西走,究竟是哪个国度的我难以分辨。我走到候机厅的巨大玻璃墙面前向繁忙的停机坪上观望,来往穿梭的货运车正忙于装卸货物,不远处耸立着一座水塔状的黄色建筑,上书英语“多哈欢迎你”。

我望着窗外,面向西方思索着。我知道,再往西,就将到达目的地——摩洛哥。

挨到再次登机,往西四个时区,飞机再次降落,才知已经进入了北非的领地——利比亚。根据我以往的经历,坐国际航班应该很舒适,可这次旅程,活像乘坐长途大巴,上上下下不说,到利比亚一站,旅客离去大半,机舱内一片狼藉,毛毯和耳机散落一地,任人踩踏,个个都像是跑单帮的。

当地时间下午,我们终于挨过了起起伏伏的 24 个小时,满脸倦容地走出了卡萨布兰卡机场。我的前任高队长早就候在机场大厅等候我们的到来。尽管身心疲惫,可是全新的环境,全新的生活,全新的工作,彻底打消了我旅途的所有疲惫,我不断发问,不断向窗外眺望。

汽车向着拉巴特飞驰。



透过候机厅拍摄繁忙的多哈机场



多哈机场已渐显阿拉伯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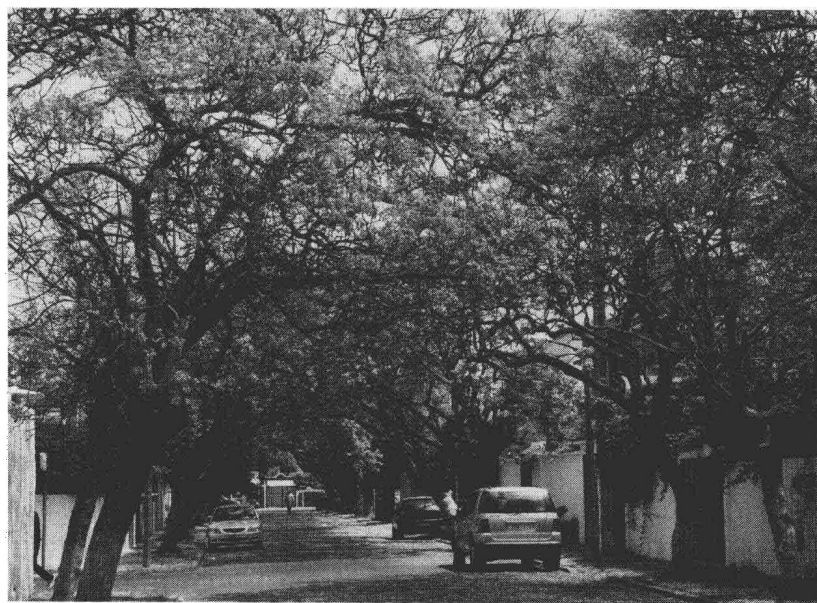
拉巴特——大西洋边一座风光秀丽的城市，医疗队总队部就设在这里。

这里似乎没有想象中的“水深火热”，而是给人绿树葱茏、歌舞升平的感觉。这是个迥异的民族，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非洲，她既没有一望无际的草原，也没有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人也不是黑色人种，而是大眼鬈发的阿拉伯人。摩洛哥前君王哈桑二世表述得好：摩洛哥好比一棵树，它“根”扎非洲大地，“枝”傍阿拉伯世界，“叶”吸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风。她和阿拉伯世界和欧洲都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这个国家历史上既有过侵略别国也有过被别国统治的经历。中世纪北非的摩尔人曾自豪地征服过利比里亚半岛(即西班牙、葡萄牙),而 15 世纪起,西方列强土耳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曾先后入侵过摩洛哥,1904 年又被法国与西班牙所管辖,到 1956 年摩洛哥才宣告独立。



拉巴特市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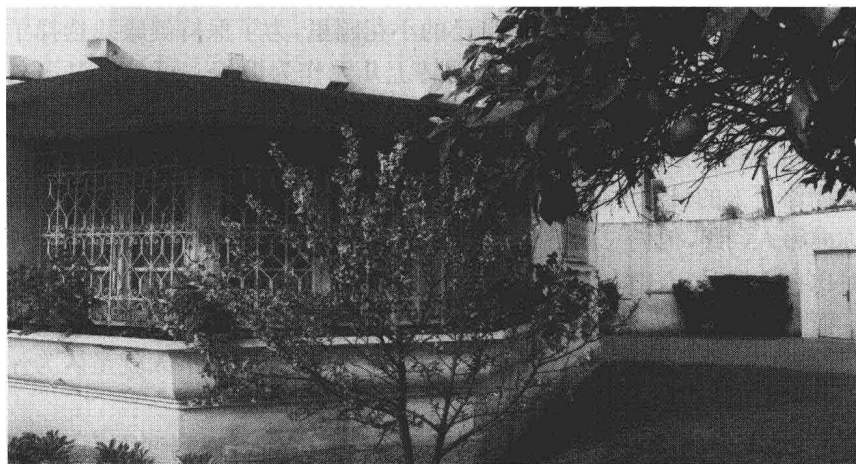


攀爬在墙头的花草

而今,历史的硝烟早已消弭,这里的人民过着安乐的生活。这个有着魔杖、神灯、魔戒指、飞毯、乌木马传说的神奇民族一直被一种莫测的神秘感所笼罩。他们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其政体为君主制,国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他的人民看上去却享有充分的自由,社会安定、各得其所。路边的咖啡馆举目能见悠然自得的人喝着咖啡聊着天。一天五次,清真寺准时传来祈祷的喊叫声,其声响通过喇叭回荡在城市的上空。街道上不时能见身着吉拉巴(阿拉伯大袍)的男人和头戴纱巾的女人,一股浓郁的阿拉伯风情扑面而来。

都说摩洛哥是“北非花园”,其实主要指的是沿海平原地区,尤以拉巴特为甚!只要一踏进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密集高大的棕榈树、椰枣树、榕树……还有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儿的树木映衬着蓝天,比肩相望。还有院篱笆和墙头上爬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摇曳多姿,争芳斗艳。

医疗队总部坐落在城市一处幽静雅致的富人区,绿树掩映的静谧街道两旁依次排列着一家家花园别墅,其中一栋标有 52 号门牌的即是医疗队队部所在。队员们幽默地称其为“五十二号兵站”。



被誉为“52 号兵站”的队部庭院

一幢白色的平顶楼房,周围是沁着泥土芳香的花园——一般别墅所约定俗成的格局。

队部连我一共四个人,除我外还有一名法语翻译,一名财务和一名厨师。翻译和财务系女性,男女正好五五开,且都是 50 后生人,性格言语较容易合拍。翻译名叫陈小华,以前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曾经是一级警督。提前退休后,因为